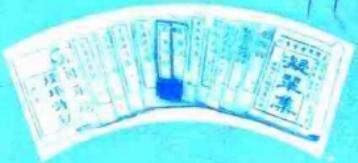


華寧縣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1990年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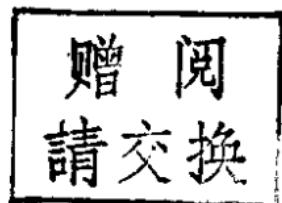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華寧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47

46

华宁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华宁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0年9月

编 辑 成 员

主 编：邵茂森

副 主 编：储幼升

责任编辑：张士儒

编 辑：蔡永汉 豆祖森

封面题字：郭启康

校 对：龔博生 涂昆生

目 录

为《阿迷州土司势力及改土归流情况》一文匡谬	华宁政协文史委(1)
重返华宁有感七律一首	
原成都科技大学副校长卢昭	(6)	
回乡自述	卢昭(8)
故乡行	卢昭(11)
张发昌烈士简介	华宁县党史征集办公室供稿(15)
刘汝尧烈士	张廉明(19)
李增知烈士	张廉明(21)
忆段正华烈士	吴树昌(24)
我经历过的游击活动与华宁县城保卫战	
杨希孔	(26)	
小矣马白民兵击毙匪团长韩庭顺目睹记	
徐生祥	(33)	
为彻底肃清特务土匪告各界人民书	
华宁民政局供稿	(37)	
记一位解放前传播新华社消息的老先生	
车树林	(39)	

盘溪“文利昌”对传播革命思想和文化教育的贡献	卢家珍 (40)
民国时期华宁县城经营书刊文具的概况	王耀平 李剑英 (46)
黎明前的播火者	
——记昆明北门书屋的创建人李公朴	豆晔 豆稚五 (49)
沧海一粟 书林一珠	
——记云南省新华书店原业务科长豆稚五	赵云华 (57)
民国十四年婆兮部份物价情况	文史委辑 (65)
民国年间盘溪羊街的商业概况	车树林 (69)
黎县在清末民初的“从军讲武”风	豆祖焘 (72)
王其仁带领村民歼匪记	仲体濂 (73)
呓语招供	仲祖濂 (75)
“祭孔”趣事	豆祖焘 (77)
盘溪兴文镇公所见闻	储幼升 (78)
宁州的仲氏礼花	仲体濂 (80)
仲氏豆汤面	仲体濂 (85)
为民请命的王元翰	张士儒 (87)
王开“殉国”之谜与《鉴略》作者之谜	张士儒 (91)

宁阳王氏族谱	王永吉供稿	(100)
宁州王氏家族世谱	王天德 王庆尧供稿	(119)
王元翰年谱	张士儒编次	(129)
《宁州宋氏家谱》和《宁州张氏家谱》简介	黄茂槐	(146)
好官可用的刘大绅	张士儒	(148)
陈荣昌对何宗淮的诗评	张士儒	(152)
临元镇总兵梁士美的身世	胡 杞	(154)
记龙云的几件事	豆祖焘	(157)
龙云的清客刘淑清	豆祖焘	(162)
读《张天虚事略》书后	豆祖焘	(165)
“神刻”陈守仁	豆祖焘	(167)
民国时期盘溪的行政区划	储幼升辑录	(169)
华溪教育史话	张元明	(172)
婆兮宁津桥	刘 锦	(178)
婆兮宁津桥匾额、楹联辑存	王耀平	(181)
重修铁索桥史料二则	王耀平	(183)
青龙街朝阳洞白云洞诗文选	文史办辑	(185)
谈谈如何看待文史资料和提高质量之我见	豆稚五	(206)
第三届政协委员名单		(208)
征稿启事		(211)

为《阿迷州土司势力及改土归流情况》一文匡谬

华宁县政协文史委

1989年4月，政协开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的《开远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所刊载的赛双恩同志的《阿迷州土司势力及改土归流情况》一文的第二部分《普名声崛起》，其中涉及华宁县历史上关于土官禄氏的史实云：

“明万历元年（1573年）任命土官普德化任马者哨头，普德化死后由其子孙普者格、普维蕃继任，普氏任马者哨头期间，与宁州土官禄厚因争地成了世仇，先是禄厚被普氏所杀，禄死其后人禄永命继与为敌，万历42年（1614年）普者格、普维蕃父子被禄永命与广西州土官萧以裕合兵进攻而杀死。”又云：“普名声父子得势后，没有与周围土司势力搞好关系，而是一方而继续与禄永命土官仇杀”，继又云：“风声传出后引起普名声极大惊恐，当即派人佯称是禄永命之家人到省向王仇等假诉普名声之害。”

赛文所述，不仅随便拉扯历史人物，而且还颠倒错乱史实，造成不良的影响。为了防止造成错乱，真假不分，因此，我们本着搜集和整理文史资料“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择其要者摘录出来，一方面以纠正赛文之失误，再方面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雍正）《阿迷州志·沿革》卷之第十一《土司始末》：“土官普柱，名声之祖，洪武中为土知州。宣德时，以柱后裔普觉为土巡检，天顺年裁去。传至崇正（按：为避讳，将“祯”作“正”）时，普维蕃充马者哨头，与宁州（今华宁县）土官禄厚世仇，为厚所杀，诬以反状，闻于府，收其子名声系狱数月，彝人大肆侵掠〔马〕者。”按：文中“传至崇正时”所记时间有误，参见《徐霞客游记》和《广阳杂记》，见下边所录三、四两条。

二、《明史》卷三百十三《云南土司·临安》：“普维蕃者，与宁州（今华宁县）禄氏构兵，师歼焉。”

三、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笔记二则之一》：“普明声者（按：“明”一作“名”），阿迷州（今开远）上寇也。祖者辂，父子为乱三乡（马者一带）、维摩（砚山维摩）间。万历四十二年（1614）甲寅，广西（今沪西）郡守萧以裕调宁州禄土司兵合剿，一鼓破之，辂父子俱就戮，始复维摩、开三乡县。时明声走阿迷，宁州（今华宁县）禄洪欲除之（按：禄洪是禄厚的第二个儿子）。临安守梁贵梦、郡绅王中丞抚民畏宁州强，留普树之敌，曲庇名声。”又云：“后普屡以兵攻三乡，各相拒无所胜，乃退兵先修祖父怨于宁州。方攻宁时，〔禄〕洪已奉调中原，其母集众目，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贼不得入。后洪返，谓所予太重，责返金，诸众目悉解体。”

四、明·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崇祯三年（1630）庚午，阿迷州（今开远）土司普明声作乱。初（按：指万历四十二年（1614）甲寅事，即上条《徐霞客游记》所言之“广西（今沪西）郡守萧以裕调宁州禄土司兵合剿，一鼓破之，

格父子俱就戮”），阿迷州邻土司禄洪之父（按：即禄厚）曾杀明声父、叔及侄，〔明声〕久图报复，洪乃纠浓（按：亦写作“依”）昂、沙龙诸土司合谋，共肆（事）萋菲于当事。”

根据上述文献资料来与赛文两相对照，这便充分说明赛文对阿迷州（今开远）与宁州（今华宁）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矛盾纠纷的人物和事件是没有搞清楚和弄明白的。即使这样，也还罢了，但因赛文采取牵强附会的办法来编凑成文，以致颠倒了史实，这就值得商榷了。因为阿迷州土司和宁州土官在明朝末期发生过的纷争一共有三次：

第一次，时间是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事件产生的原因不是赛文所说的“因争地成了世仇”，而是普明声之祖“者格父子为乱三乡、维摩间”，也不是赛文所说的“禄厚被普氏所杀”，而是“广西（今泸西）郡守萧以裕调宁州（华宁）禄土司兵合剿，一鼓破之，格父子俱就戮。”（按：“广西郡守萧以裕”，即广西（泸西）府知府萧以裕，是流官，并非赛文所说的“广西州土官萧以裕”，“郡”是“府”的别称，“州”与“县”同级，有流官和土官共管的地方设“州”，只有流官而无土官管理的地方设县。这是最起码的基本知识，要弄清楚才好。）这次事件的当事人，阿迷州（开远）这方是普者格、普维蕃和普名声，宁州（华宁）这方是禄厚、禄洪父子。在这次事件中，禄厚、禄洪父子打算乘势灭普名声也一并消灭掉，但因“临安守梁贵梦、郡绅王中丞抚民畏宁州（华宁）强，留普树之敌，曲庇明声。”这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采取的“以土攻土，以夷制夷”的策略和办法，借此来维护和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故先是“者格父子为乱三乡、维摩间”时，利用并调遣“宁州（华宁）禄土司兵合剿，一鼓破之，格父子俱就

戮。”后来，普名声强大了，“久图报复”，便“修祖父怨于宁州”，从而达到封建统治阶级预期的互相火并、互相削弱的目的。

第二次，时间是崇祯五年（1632），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普〔名声〕屡以兵攻三乡，各相拒无所胜，乃退兵先修祖父怨于宁州（华宁）。”即“禄洪之父曾杀明声父、叔及侄。〔明声〕久图报复。”这次事件的当事人，阿迷州（开远）这方为普名声，宁州（华宁）这方为禄洪。这次事件与第一次相隔18年，禄洪之父禄厚已死。事件的结果是：阿迷州（开远）普名声攻破宁州甸尾城，宁州（华宁）禄洪走避抚仙湖的孤山。冯苏《滇考》所记的“后宁州禄土官与名声互讦，人传仇欲剿名声。名声惧，乃诈为禄土官家人诉名声于仇，以觇虚实，仇果有即讨之言，名声遂反。”其中提到的“宁州禄土官”系指宁州（华宁）土官禄洪，并非赛文所说的禄永命，有《徐霞客游记》和《广阳杂记》所记为证。

第三次，时间是在清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至清顺治三年（1646）。事件发生的原因是：阿迷州（开远）土司沙定洲羡天波富，便生抢掠之心，“阴结都司阮韵嘉、袁士宏等为内应，以十二月朔入城潜行”为名，“定洲入门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波由小窦出西城。时禄永命在省，方巷战拒贼。”（见冯苏《滇考》，师范《滇系》七之三《典故》）后沐天波奔往楚雄去依靠金沧道副使杨畏知，“定洲亦率众追之”，“其明年〔即清顺治三年（1646）〕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归路，又闻迤东禄永命、龙在田等各自守，因不敢至永昌，撤兵回，竭力攻楚雄。”“至夏，贼稍稍引去，东攻石屏，石屏守亦坚。复回攻宁州（华宁），破之，永命死。”

(见冯苏《滇考》，《明史》卷三百十三《云南土司一·云南》第8065页亦有相应的记载)这次事件的当事人，阿迷州(开远)这方是沙定洲，宁州(华宁)这方是禄永命。赛文弄不清楚禄厚、禄洪、禄永命三者之间的关系，随便将禄永命拉去充数，殊不知禄厚是禄洪的父亲，禄永命是禄洪的孙子辈(按：或云侄子。误。)禄洪的名字，史有明文，而赛文却偏偏改为禄永命。这种敷衍就不够恰当了。

末了，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赛文最后署有“摘自云南大学《文史资料丛刊》一语，意在说明《阿迷州土司势力及改土归流情况》这篇文章是从云南大学的《文史资料丛刊》摘录下来的。这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为什么这样说，不得而知，同时，也违反了搜集和整理文史资料“求实存真”的原则。第一，云南大学本无这种丛刊，它有的是云南大学历史系云南地方史教研室编印的《云南史料丛刊》，共40多辑，是有关云南各种历史文献资料的辑录汇编，诸如《水经注》、《肇域志》、《华阳国志》、《经世大典》等。赛文怎能入选？又怎能摘出？第二，或许说，赛文是根据《云南史料丛刊》上有关的资料来写的呀！但却没有引用历史文献资料的原文和注明出处，而是用自己的话随意改写，并且与自己行文时所说的那些话混杂在一起，致使泾渭不分，真假莫辨。第三，写这种类型的文章，即使整篇用现代语体文来写，也一定“要存真，要实事求是”才行，因为这是个原则，切不可等闲视之。

这是我们对赛文不实之处提出的一点粗浅意见，错误难免，敬请诸同仁不吝赐教和指正为感！

蘇東坡詩

年老如我者
寧得有處置
身外事已忘
日有清風夜
無事可思量
惟是心安處
方知是吾鄉

蘇東坡

重返华宁有感

七 律

原成都科技大学副校长卢 昭

古代宁州今华宁，
温泉象鼻早传名。
田家昔日乞薪火，
电灯而今处处明。
五十年前童蒙地，
七十岁后倍增情。
人民儿子还乡里，
一切光荣属人民。

一九九〇年于华宁宾馆

回 乡 自 述

原成都科技大学副校长卢昭

我原名卢延辉。1920年11月出生在云南省华宁县第四区凤阳村。记得在县城读高小时，正值东三省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老师便教导我们：东三省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东北三千万同胞将变成亡国奴。希望我们热爱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老师亲切的话语，至今仍清晰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爱家乡，也曾爱教育过我的老师们和关怀过我的乡亲们。

小学毕业后，我便到昆明上云瑞中学。1937年考入昆明省立高级农校。同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了，各种进步书籍不断传入昆明，我也才有机会读了一些社会科学、哲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看到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言论，以及红军的故事及陕北抗大的生活介绍等。这时，昆明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对共产党抗日主张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事迹，非常崇拜，从而产生了去陕北抗大学习的念头。

1938年5月，我与同班同学于世铨一道离开昆明，每天步行一百余里，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鸡毛店。途经昭通、宜宾、成都、宝鸡、西安等地，在川陕边界，差点被国民党抓兵的抓去。历尽千辛万苦，我终于在1938年7月到达陕北，进入陕公分校学习。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学时，曾因从昆明步行到延安而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1939年1月转移到晋东南，进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6月毕业。

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115师344旅政治部做民运工作。以后跟随部队，由太行转战皖北、苏北，历任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这时无论是战勤工作或直接参加战斗，都是努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1946年8月，我被调到由海城起义部队改编的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三支队任支队副政委。

1948年11月国民党六十军在长春起义，改编成解放军五十军，12月，我又被调到五十军447团任政治委员。这当中，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既光荣而又艰巨，克服了重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并带领部队参加了解放四川的战斗。

1950年10月，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五十军作为首批志愿军入朝了。入朝初期，战士们过着一把炒面、一捧雪的生活。敌人是飞机加大炮，而我们则是小米加步枪。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配合朝鲜人民军，迫使美帝国主义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中朝人民胜利了。五十军447团在朝鲜白云山地区，于1951年1月25日至2月5日，激战十一昼夜，歼敌1400余人，给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以严重的打击，完成了迟滞敌人前进的战斗任务。447团也因此获得了“白云山团”的光荣称号，受到了志愿军总部的表彰，为志愿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为团政治委员的我，根据上级的指示，团结全体同志，总结了这三方面的经验：一、集中兵力坚守要点，控制足够的预备队；二、抓住战机，积极实施阵前出击；三、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变更部署。1952年7月，《解放军画报》刊登了我的照

片和誓言。

1955年6月18日，沈阳军区授予我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这是人民给予的荣誉，我当永远珍惜它。

1956年9月因患较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不得不离开了部队。12月转业到四川财经学院任党委副书记。1978年8月调到成都科技大学任副校长。1983年12月离休。三十年来，在教育战线上，为我国高教事业，尽了我的一点绵薄之力。

回首往事，是家乡的山山水水养育了我，是家乡的父老兄弟培育了我，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共产党的关怀、教育下，使我由一名初懂事理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作了一点我应做的工作，以及转业后，在高等学校做了一些工作，以报答家乡人民的养育之恩。

我对家乡——华宁，是热爱的，也是值得怀念的，对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也是深表感激的。1956年转业时，我从部队发的转业费中拿出300元，寄给凤阳村政府，以表我的一点心意。最近十年来，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开放、改革的年代，我将为我的家乡做些什么呢？我时时思考着。

1990年7月20日

故 乡 行

云南华宁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华宁县第四区的凤阳村。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没有小学校，外婆为了培养我，接我到华宁县城上小学，因此，我有幸在华宁县城住了三年多。三十年代初的华宁，非常贫穷、落后，农业产量低，工业更谈不上。忆及儿时家乡人民的生活，实在令人心酸，包谷饭都吃不饱，一年要吃几个月的洋芋、野菜。即使平坝里栽稻谷的人家，也不能全年吃大米，还要以蚕豆充饥。工业方面，除了宁州的瓦罐，婆兮的红糖，可以说没有基础。穿衣的布是邻县买来的，马掌、马钉也是外地制造的。今年六月底，我应华宁县政协的邀请，来到华宁县，情况大不相同了，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业来自1980年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1985年又进行了农业内部结构的改革，经济作物面积由原来的5%上升到30%左右，从而带来了粮、烟、糖、菜、果的逐年增产增收。稻谷单产连续四年超千斤，人均产量677斤，家家户户都吃上了大米，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呀！烤烟1989年产1,742万斤，跃居全地区之首。糖的产量已达6,800吨。冬早蔬菜，发展到20,000亩，总产30,000吨左右，畅销东北等十多个省区，成为全省第四个蔬菜基地县。柑桔1989年种植14,500亩，具有早熟、质好、味美的特点，曾获部优奖一个，省优奖四个，去年已销哈尔滨、贵